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八十三回 兒女癡情未甘離別 夫妻調笑不礙譏鋒

卻說香玉聽了寶珠一番話回去，一路想著自家身世，竟是除了寶珠，再沒第二個人可托，懊悔從前不把真心去待寶珠。這回若出了府去，知道此生還能不能相見，照此想來，萬不該替嬌娘求去。好在眉仙雖答應了借園子，我嬌娘原未知道，不如我回絕了嬌娘，說是不准，料他也是沒法。不過為著我一個兒，耽誤了大眾姊妹，有一點兒問心不過，但是也說不得了。又想：「萬一我嬌娘自己求太太去，可又怎樣？」想到這裡，自己心口相問了半晌，忽想定了一個主意，便仍回向紫玲瓏閣來。剛到秋葉門邊，見韻兒掌著燈，照了寶珠出來向醉仙館去，忙緊一步叫聲「三爺。」寶珠回頭，見是香玉，因道：「你又轉來，什麼事？」香玉一手擎著燈，見問，卻低下頭去，半晌講不出話。寶珠看他眼角上還有淚痕，粉臉上泛出一層紅暈，映著風燈，分外可憐。因道：「你怎麼便癡到這樣？」香玉看了寶珠一眼，欲待說時，卻又縮住了嘴。韻兒知道癡著自己，便先走一步，進了垂花門去。

寶珠見香玉有話，便挨近肩兒去問他。香玉哽咽道：「我想，我如果跟我嬌娘出了府去，怕便沒有再來的日子。我這會子想來，不如請爺回過太太，不許他出去的好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那麼你頭裡怎麼又替他來求呢？」香玉道：「頭裡我沒想到自己身上，我嬌娘教我怎講，我哪敢不講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這會子你想到怎麼來？」香玉道：「我想我能夠一輩子在這府裡，無論變做蟲豸兒，也不願意再飛出去。」寶珠道：「那麼你在春聲館過一輩子嗎？」香玉道：「那也是我生成的薄命，說不得了。我自分。我這個人既唱了戲，便只算世界上的一個玩意兒，爺也不過當我是一件玩意兒，和小孩子愛泥人兒的一般，過了幾時，便丟了也不可惜。若是家裡有著玉人兒的，雖然看的泥人兒也還可愛，卻總沒心思要這泥人兒去供列在玉人兒堆裡，在泥人兒自分配不上。不過如今有人要把這泥人兒丟向水中去，若眼睜睜的任他丟去，只怕人情物理上也講不過去。」寶珠歎口氣道：「你講這話，你真不知道我的心？我早講過，譬如滿園裡開著幾百種好花，我怎的不愛？我又怎的不想盡數兒彩來戴在我的頭上？不過，我頭上究竟戴不起幾百朵花，彩了它來，又不戴它，怎麼對得住那花兒呢？」香玉道：「爺這話果真是。我就是爺園裡的花兒，我也不願爺彩，也不指望爺戴，只願開在爺園裡，落在爺園裡，爺時時愛護著，莫任人家蹂躪，便僥倖了這花兒一世。」寶珠道：「你果然是這樣的見解，那便真是可兒我的心思，你今兒既明白了，從今以後不要又怨我，說我無情；又再不要說我是假情，是矯情呢。」香玉搖首道：「我也打今兒起，總把真情至情待爺，只要爺始終不忘情於我便可了。」說著，臉上不禁又紅了起來。寶珠知道香玉還不免有點兒癡情，心裡怪可憐的，因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。我明兒想個好主意，回過太太，無論如何總把你留在這兒，等你自己愛去再讓你去便了。」香玉知道寶珠也還信不過自己的心，便不再分說，把風燈的煤剔去了點兒道：「我照著爺去。」寶珠點首，香玉便把寶珠送到醉花仙館廊下，便自回去。

其時，一輪圓月已斜過西去，照得軟玉房裡滿地都是花影。寶珠進去，見韻兒還把風燈擺在桌上，和軟玉談天。軟玉見寶珠進來，因笑道：「你和香玉怎麼今兒便有這許多話講？」寶珠道：「該打我自己的嘴。他和我原是一無罣礙的，我今兒偶然間講講，觸起了他的心事，這會子他又死叮在我身上了呢。」軟玉道：「論香玉這人，也實在教人可愛。他既然有心向你，你就不該辜負了他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哪裡忍心辜負了誰？就怕辜負了他，我才不敢惹他來真的愛我。如今，他卻真的愛了我，我真有點兒為難。」軟玉笑道：「有什麼為難？你自己不敢回太太去，我給你回過太太，請太太吩咐他嬌娘，收做了妾媵，怕有不肯的事嗎？」寶珠道：「韻兒剛聽我說過，莫說那老怪物既不肯將他賣錢，又不肯與人作妾，便算是肯，我也不願再添一層綺障。他比你蕊妹妹年紀還小，不瞧你妹妹，已磨的我夠了！一會子不許我離開一步，一會子又不許我站在他眼前；我走了，他又怨我，我不走，他又厭我。前兒有了喜時把我當做了仇人，如今有了孩子卻又全個兒心思注到孩子身上去，拿我當做贅疣。幸而只他一個如此，要是你們都和他一樣，我可不做個罪人嗎？若再添上一個香玉，可不更苦死了我？」

韻兒聽他講著蕊珠，便只笑笑，不敢插嘴。軟玉道：「我倒說你正要這樣才有趣兒呢！」因對韻兒道：「他常說婉姊姊也被你小姐教壞了的，蕊妹妹和他惱，又說『苦了他』。你想，這位爺的脾胃兒可不是真難捉摸了？」韻兒笑道：「論我小姐，也真有點子古怪性兒：他說他並不是嫁的爺，他是嫁給婉小姐的。因為從小兒和婉小姐講的來，說將來一生世不要離開，誰嫁了誰，誰也同嫁了誰去。因為婉小姐嫁了爺，他才嫁爺。他說，爺和他、他和爺，本來兩下裡沒什麼情分。你想這話，可不要笑死了人？幸而從前咱們小姐沒另許了人，若是兩個不接洽，各自各許嫁了一個，不知道該派誰，依了誰來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小姐是著了情魔的，你怕還不知道。他和婉姊姊是真的夫妻，我和他只算是一個債主。但是照我看起來，只怕他今生欠我的債更重了點兒呢！」說得軟玉、韻兒一齊笑了。三人又閒談一會，韻兒便自回去，一宿無話，不防暫且按下。正是：

妮妮言情忘夜永，未防明月已窺窗。